

光 東

美赫巴巴

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

作者： 美赫巴巴  
翻译： 田心  
美工： 炬池  
网站： [www.meherbaba.cn](http://www.meherbaba.cn)  
开本： 850 x 1168 1/32  
字数： 200 千字  
张数： 370 页  
版次： 2024 年 06 月 12 日

# 目 录

来自超越的冲动 .....	1
身体与灵魂等式 .....	3
宇宙的构造 .....	6
前进的生命溪流 .....	10
灵性全景中的叠置秩序 .....	13
灵魂之间的互动 .....	17
二元对立的演算 .....	19
从永恒到永恒 .....	23
灵性肆虐 .....	28
恶乃善之遗物 .....	31



# 来自超越的冲动

古往今来，人心不停地探索对首要问题的终极答案。这些试图用智力领悟首要问题的奋斗史，是一个反复失败的故事。这些巨大努力的可贵之处是，人们非但未因以往思想者的公认失败而气馁，反而受启发进行新的尝试。这些哲学解释都产生于尚未超越自身的心。因而虽然启发人却是公认的失败。但这种失败的每一个都是对超越认识的部分贡献。惟有已超越心者才知道真理实相。如果他们有时候解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（但很少这么做），这些文字解释尽管仍然有限，但却启悟心，而非给它灌输新奇概念。

一元之超越是不可分割和无法描述的无限。它企图知道自己。问它为何这样是无用的。试图对此给出理由则会涉及更多的问题，从而开始一个理由的理由、这些理由的理由等无穷的问题链。最好把这个原始自知驱策称作心血来潮。可解释或者合情理，则不成其为心血来潮。正如问它为何升起毫无用处，问它何时产生也一样徒劳。“何时”暗含着一个有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序列。而这一切在永恒的超越里皆不存在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原始的欲知冲动称作“心血来潮”。也可以把这称作解释，或者对其固有不可解释性的肯定。

原始心血来潮完全独立于理性、智力或想象。理性、智力或想象，皆是原始心血来潮的副产品。它们依赖心血来潮，心血来潮不依赖它们。因为原始心血来潮不依赖理性、智力或想象，所以，用有限心的这些能力，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之。

第一个心血来潮即刻意味着一个二元，一个在表面区分（不是分裂）成的两个方面。作为无限的方面，这两方面都是无限的。第一个

方面是无限意识方面，第二个方面是无限无意识方面。二元努力战胜自身，恢复似乎失去的统一：无限无意识努力与无限意识结合。两方面皆由心血来潮导致。无限的这个心血来潮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可被比作一个无限问题，呼唤着一个无限答案。

随着无限问题，无限答案产生。无限问题即无限无意识；无限答案即无限意识。但无限问题与无限答案，并非简单地相互抵消并复归超越之原始一体。这两个方面现已降入原始二元。该二元只有通过完成整个二元游戏，才能解决自身，而不能靠任何的捷径。无限无意识不能重叠无限意识，这种合并是不可能的。

要伸向无限意识，无限无意识首先必须测量自身的深度。它必须首先把自己体验成无限地有限，并逐渐地进化成受限和局限意识。随着受限和局限意识的进化，还有幻相的进化，它限制着这个局限性的意识。这两个过程并驾齐驱。

当无限无意识试图伸向无限意识时，这个过程不是即时的，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差异。这个过程需要无限漫长的时间，永恒似乎被分割成无尽的过去、短暂的现在和不定的未来。无限无意识不但不在一个无时间行为中拥抱无限意识，反而通过漫长的时空进化过程，及其一切无数的步骤，伸向无限意识。它首先试图测探自身的深度，之后通过无数的步骤向后退，试图并最终找到无限意识，从而实现来自超越的心血来潮。

## 身体与灵魂等式

一般来说，我们将一个身体等同于一个灵魂。尤其在较高级的进化阶段，一个身体表示一个灵魂的等式是有效的。不过，有些例外也很有趣并值得注意。

经常发生的附体情况，即是同一个身体被不同灵魂交替使用的例子。去世的魂灵有时候会占用在世灵魂的浊体，试图用它获得对浊界的体验。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，就会严重干扰通常的“一个身体一个灵魂”等式。这里只有一个浊身体，却有很多灵魂连续或交替使用。

正如一个身体会跟多个灵魂联系，一个灵魂也会跟多个身体联系。这会发生进化的早期阶段。存在着多体灵魂。每一个多体灵魂都跟无数个物体相联系，例如草的叶片。获得更高级意识时，多体灵魂只跟一个形体而非众多形体联系。多体灵魂是“一个身体一个灵魂”等式的例外。

然而，无论是否属于上述等式，灵魂的外在性归因于假想的分别。在内领域，甚至一个多体灵魂也同另一个互为外在，并像其它孤立的灵魂一样，都是虚假的。实际上，只有一个宇宙灵魂通过所有不同的形体积累体验，有时它似乎将自己划分成多体灵魂，其它时候划分成“一个身体一个灵魂”等式之内的灵魂。多体灵魂含有“一个灵魂多个身体”关系，以相对于附体情况中的“多个灵魂一个身体”关系。

尽管如此，很多被认为“多个灵魂一个身体”的情况，经常是分裂人格事例，而不是“一个身体一个灵魂”等式的例外。在分裂人格中，与同一个灵魂的精神相脱离的某个关系核心，控制了灵魂的身体，并寻求分别和孤立表现。这不是另一个灵魂或魂灵，而是同一个灵魂或

灵魂的另一组印象（业相）。在分裂人格中，精神的每一个同源关系，都对身体掌控一段时间，之后让位于今生或前世的其它关系。这些其它关系具有性质的不同，不能够纳入第一个关系；因此它们寻求交替的表现，而非同时的协调。

在文学领域，一个著名的双重人格例子是化身博士。这是心的两个部分支配同一个身体，而非两个灵魂与身体联系的事例。但两个或更多灵魂使用同一个身体的情况也确实存在。这种情况下，它们之间一般是交替统治。不同的灵魂同时使用同一个身体，属于特殊例外，在此相关的灵魂必须和谐一致。灵魂之间的和谐必须完全彻底，以至于同一个身体行动或体验同等地满足所有相关灵魂的需要。

有的高级弟子同大师极其和谐，以至大师只要愿意，就能“遮蔽”弟子的我心和身体，同时又不取代弟子的灵魂。这种遮蔽也许是为了大师的更广泛计划的实现。非但不会取代或消灭弟子的个体性，反而实现或扩展其个体性。在此弟子和大师完美地融合，在弟子通过身体存在所取得的成就中，二者获得同等的满足。

由于“一个身体一个灵魂”等式可有很多例外，这使对现存灵魂数目的确定变得复杂。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，使计数变得不必要。从这另一个方面，灵魂的数目是无限的。只存在着一个无限、不可分的灵魂。由于幻相，它呈现为众多分别的灵魂。作为不可分割存在的唯一真正灵魂是无限的，它似乎被分成的众多灵魂的数目同样无限。无限的影子无限，并保持无限。尽管获得完全意识或人类意识的灵魂数目有限，并且不断增加，但是植物、动物、昆虫、原子等灵魂的总数是无限的，不可计数。

我们说宇宙里的灵魂数目保持无限，不是说它是常数。它仅仅在永远无限的意义上保持同样，而不是在阻挠新灵魂产生的意义上。

对人类意识灵魂的数目，不能用在任何一个时间，在浊界生活的人类身体统计来判断。总是有很多刚刚去世或等待出生的人类意识灵魂。当然，与陷入生死循环的大量灵魂相比，那些已摆脱生死循环的灵魂数目非常有限。



---

哪一些灵魂群体会在哪一个具体时期或周期，以何种方式出生，以便适应他们的进化发展——这全都由代表神意的大师们所控制。工厂里昼夜交班的例子可说明这种情况。这表明有着很多复杂的调整方式，来帮助所有一切灵魂的灵性进化。就连“一个身体一个灵魂”等式的例外，也仅仅属于调整的部分，并且终极上服务于神圣意志。

# 宇宙的构造

人心想知道宇宙的总体结构，这很自然。对自身所处宇宙有个构图，也有助益。宇宙的构造包括不同的领域和层面，还有人类灵魂拥有的不同身体。

浊、精和心领域是相互渗透的球体，有着空间的存在。因在空间有种伸延，可被视作地方。另一方面，层面是地方又是状态，虽然要体验某一个层面的状态，人的意识必须首先被提升到该层面，并从那里开始发挥作用。

经由层面的上升有四十九步。人心乐于在处处感知并制造对称和比例，但不应将该倾向运用到事实领域。道路上的四十九步，并非均衡地分配在七个层面之内。它们因不同的精神特点而相互有别，尽管在七层面的细分中也有结构的对应。

人类灵魂有三个身体——浊，精和心。它们虽然相互重叠，但若没有相互作用或熔合点，仍会朝三个精神方面驱使灵魂。这个身体的交触点导致三体之间的作用和互动。

对于多数人，行动生活仅仅意味着内部困惑和外部混乱——难以脱身的纷乱一团。要消除这个混乱，就必须争取有意识无为之目标；要达到这种有意识的无为，则要求有意识的有为。这个引向有意识无为的、特殊类型的有意识有为，是跨身体运作的，并要求载体的纯净与和谐。在神的超越超越状态，是无意识无为；在人的目标，是有意识无为；在中间状态是立足于幻相的有意识有为。

熔合点成为达到三体之间和谐的媒介。若把玛司特（神醉灵魂）从心层面降到精层面，或者从精层面降到浊层面，就须通过交触点来

实现。这个融合点还把三个身体置于宇宙身体（即宇宙心的基地）的控制之下。

高级身体要么通过客观和无意识的力量，要么通过有意识的力量发挥作用。空达里尼是高级身体的一种潜在能力。被唤醒时，它穿过并启动六个脉轮或能量中心。离开导师，空达里尼的唤醒不会把任何人在道路上带很远；这种不加鉴别或过早的唤醒，充满自欺和误用能力的危险。空达里尼能够让人有意识地穿过低级层面，最终融入它所属的宇宙能力；后者有时也被称作空达里尼。一般来说，空达里尼指的是潜在于个体灵魂的能力。

被唤醒的空达里尼本身不能把任何人带到第七层面。若在某个大瑜伽师的指导下被唤醒和控制，它会给予很多优势劣势兼备的罕有体验。重要的一点是，被唤醒的空达里尼只有一定程度的帮助，之后则不能保证进一步前进。不能没有至师的恩典。

宇宙能力与个体化灵魂的关系独特。在完美的灵魂那里，这种关系通过基督教三位一体概念得到适当描述。它包括神的三个方面：圣父（创造者与维持者），圣子（救赎者）和圣灵（真理之灵或恩典）。这个三位一体概念表现了宇宙灵性构造的一些重要因素。但不应牵强地将它等同于吠檀多的创造者、维持者和毁灭者三位一体。后者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宇宙构造。这些都是认识宇宙中统一全能力量的不同途径。

神圣化身的很多工作，经常由他所委托的特使完成。这些特使可能在浊层面，也可能在内层面。若无肉身，就不为常人看见。他们帮助通过层面上升的人。

有些特使乃无意识地实现神圣化身的目的。并不有意识地知道其冲动或灵感来自何处。其他特使则有意识地接收阿瓦塔的指示，并自觉自愿地执行这些指示。

一般来说，求道者往永恒真理上升中，首先获得精意识，之后获得心意识，最终证悟真理。有精意识的灵魂一般不再回到浊界。这不是说精意识灵魂不用肉身出生或者肉身浊界生活。这意味着灵魂的

意识不再与浊体或浊界纠葛，而主要专注于精界。

精意识灵魂的状况与鬼魂的状况形成有趣对比。鬼魂是过于迷恋浊界的去世魂灵。他们离开肉身后，仍渴望与浊层面保持密切联系。继续被吸引到低级精层面和魂魄层面。其魂魄鞘或外罩自动地受有关浊界的印象驱使，并把他们长期束缚于浊界。他们的倾向与精意识求道者的倾向截然相反。有精意识的求道者，虽与浊界联系，却被吹拂到精层面及体验，升向真理。而鬼魂虽与浊体分离，却因浊印象的驱使，被吸引到浊界及其体验。因此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精意识灵魂是反向的鬼魂。

有心意识的灵魂，即便保留浊身体，仍置身于高级层面，甚至不跟精层面纠葛。它等待着，直到在第七层面融入神或真理。融入后，灵魂也许继续沉浸于成道的喜悦，成为玛居卜；或许下降到二元低级层面工作（又不失去对一体真理的证悟），成为至师。一个具体的成道灵魂成为玛居卜还是至师，是由创世的原始驱策所决定的事情。终极状态的这些区别，不受业相或印象决定的制约。在上述两个终极状态，都没有丝毫的束缚印象痕迹。不过，宇宙的整体构造，仅仅服务于一个目的，也就是证悟神。

### 创世的奥秘

神是宇宙的创造者、维系者和毁灭者。宇宙从神里流溢，由神维系于自身存在，又被神再吸入自身。唯有神真实；宇宙虽是神的外现，却在幻相领域。

世界或造物界经由创世点，即噢姆（OM），出自神的永恒无限存在。只有联系并超越这个噢姆点，才能获得永久和平。因此我们发现这个神圣符号“OM”常与表示和平的先提（Shanti）一起出现。

OM（噢姆），Amin（阿敏）和 Amen（阿门）的相似读音，让人联想到很多东西。神圣词语阿敏和阿门常常出现于穆斯林和基督教祈祷结束。都表示“诚如所愿”。出自人，“诚如所愿”是一种祝福或祈愿；出自神，就是造物界。造物界是神的阿敏或阿门，也就是神意的即刻实现。阿拉伯词 Amin 来自词根 Omn，意为安全或和平，因

---

此可被看作也涉及和平的 Om 的同义词，或者至少是亲缘。

不同宗教的祈祷文，如印度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，都提到造物主。造物界是一切生物，包括人类，所面临的最大的奥秘。除非且直到人有意识地与造物主结合，并证悟自己与（集造物主和造物界于一身、同时包含并超越二者的）无限之神为一，这个奥秘才会揭开或实现。

# 前进的生命溪流

进化中的意识从一个到另一个物种，逐步地前进，很少突飞猛进。但也不能死板地理解进化步骤。一个物种灭绝了，其灵性目的可由另外一个同宗物种、或补充物种的额外出生、或稍高级物种的不全和部分表现来完成。总之，进化会利用很多可利用的替代。从不会因灭绝的物种或缺失环节造成的小空白而停滞。

即便袋鼠、鸣鹤、或其它动植物绝迹，也不会抑制或阻挠生命溪流的推进。不会挫败进化的真正目的——抵达完整意识。即便有一百个缺失环节，前进的生命溪流也能重新塑造合适的物种，或者重新利用现存的物种。

尽管如此，一个需要特别提及的有趣事实是，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过渡时，每一次过渡都有一个双面亚物种或者说形体。这个中介形体不仅能朝相反的两个方向看，还能朝相反的两个方向移动。能同等地与正脱离的物种和被塑造成的新物种保持联系。它必须能够前后移动——这对从一个到另一个物种的过渡绝对必要。

有的物种帮助、有的物种阻碍生命溪流的前进。例如，杂草阻碍更高级植物形体的发展。它们在植物生命中的角色，好比文明世界的野蛮种族。但其功能不单纯是负面的。它们通过与高级植物形体竞争，引发这些高级形体的更大生存斗争能力。然而，某一个物种的灵性地位，并不总是取决于它对其它物种的用途。荨麻蜇触摸它的人，但并不一定在进化中低级。否则就等于采取纯粹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。要客观地看事物，就必须把包括人类形体的一切形体的进化，都看作旨在实现唯一的永恒神圣生活。

在创造性的自我实现中，前进的生命溪流能够并确实打造新的物种，比如植物或动物界的自然或人工杂交。就连人工杂交的植物或动物，也能成为在进化上升音节上积累新体验的媒介。但不是每一个灵魂都必须经历这些杂交形体。灵魂可自由地通过杂交的本源母种，来积累这些体验。

不过，进化有时候通过杂交形体加速，比如异族婚姻的子女。

前进的生命溪流创造无数的形体。但不应把任何的形体视作笼子，限制与引导经验的积累，以至于排除与同种其它形体、甚至与异种形体的交流互动。人类通过体验的交流，相互沟通，共同进化。在植物和动物界，某种交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经验交流和共同进化，未免受制于口头或书面语言。

人类通过口头或书面语言，相互了解，分享生活，互惠互利。动物没有这种语言，但也分享生活。甚至动物和植物都有自己的语言，一种部分的或初级的交流方式。与其它形体分享生活，共同前进。事实上，所有的形体和物种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。不仅与同种的其它形体，还与其它物种的形体分享生活。因此鸟、兽、植物、人类、一切活着和呼吸的生命，都对其它每一个生命的展现做出贡献。生命中的神圣展现是一项共同的事业，不是排它的成就。

就连天使和大天使（及其整个等级）的进化，也不能被视为前进生命的单独溪流。他们会在人类中间出生，与人类生命溪流联系起来。并且受制于时间周期的法则。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，都受着至师的控制。

在亚人类造物界，已进化的意识通过精母体再生，完全的精体就是在后期从中发展形成的。植物和动物没有充分发展的精体，但根据发展的阶段，初级的精母体逐渐形成。它是亚人类意识从一个物种到其它物种转生的媒介。也是亚人类生物采用新浊身之前在魂魄界生活的媒介。

一般来说，生命溪流通过相反两面向前推进。例如，世界上曾经智力非凡的人，有时在随后某一生会缺乏那种非凡心智。当然，曾经

获得的非凡智力保留在心体，毫不受损。但灵性进步的内在逻辑，可能带来这样一个时期——其中这些非凡心智不为灵魂企及。相反体验对灵性认识的充分展现也同等必要。

灵魂一旦获得人类形体，通常只用人身再生。在生命溪流前进的自我实现中，退化出生极其罕见。有时是因为对超自然能力的昭然滥用。倒退出生不是常规，而是极罕见的例外。正常情况是灵魂连续用人体出生，不会退到亚人类形体。即使对道德律则的严重违犯，也有纠正的方法：同一个灵魂只得经历他所做或所经历的反面。例如，一个为淫欲杀人者，可能在一生或下一生以同样方式被杀，以便认识到自身罪行的邪恶性。

尽管如此，退化出生会发生在用超自然能力延续罪恶的例外情况中。因处于高层面而拥有超自然能力者，应该完全控制它们。他若屈服于低级欲望或自我目的，滥用这些能力，就会给自己招致大惩罚——退到亚人类形体，从那里开始进化。这类事情会在第四层面发生，除非有高等生命的及时干预。但这类退化非常少见。生命溪流的前进，带来向真理证悟的逐渐上升，以及内在神性的逐步展现。



## 灵性全景中的叠置秩序

宇宙的奥秘在结构上分级划分。有等级次序，一个叠置于另一个。宇宙的灵性全貌呈现为梯度，一层法则在另一层之上。一类法则叠加于另一类，意味着灵活性——低级法则服从更高法则的运作。这不是无法无则，而是不同法则相互协调，以共同服务造物主的至高目的。

高级法则含摄低级法则。首先我们有大自然中统帅万物的因果律。此类自然法则似乎机械、死板、无情。但它们通过与生命力的相互作用，则引向更高级的业相或印象决定律，并为后者取代。印象决定律不是因果律的例外，而是其更精微和更高级的形式。并且接替机械因果律。

让我们举例说明灵性大观中接替次序的功能。每一个肉身灵魂在浊世的时日，及其所带来的一切，无疑皆由往世积累的印象所决定。但这种印象决定律的运作，并不独立于或无视普通的因果律。而是通过既定的因果律来运作。例如，错误饮食、贪吃和对自然生理法则的其他忽略，必然会影响在浊身中的寿命期。同理，对已知法则的明智运用，也会影响生命期间的事件。然而，具体某个人是否会忽视这种法则，本身乃由印象决定；也就是取决于他的秉性。因此，生理等因果律被纳入更高级的羯磨律，并成为后者的灵活工作材料。在不违反大自然其它律则的情况下，羯磨律取代并利用这些律则。

自然法则也丝毫不受所谓的奇迹所违反。没有什么奇迹是宇宙现存法则的例外。而只是内领域既定法则的客观运作、或对其有意识利用的公开结果。因浊界已知法则无法解释，才被称作奇迹。在此，已知法则被未知法则叠置；不是混乱或无法则情况。

奇迹事例有很多。让盲人复明之类的成就被归入奇迹范畴。它们

不是置宇宙法则于不顾，而是表现了不为多数人所知所及的法则和力量。有一些人使用超自然能力，能使身体存活数百年，尽管灵性上未必高级。同理，圣人的绵延光环也可能从其墓地制造奇迹。

奇迹的范围很广。甚至动物界也不排除奇迹的可能性。海豚类的哺乳动物和其它动物，虽没有充分发展的精体，但在精界却有浊体的等同或对应。尚需进化为明确和功能自足之精体的初级精母体，仍然能够服务于某些目的，成为施展奇迹的媒介。有关巫师召唤成群的海豚从外海到岸上，参加土著盛宴的故事，都在可能性范围之内。不过，对这一切超自然、神秘、奇迹和（黑白）魔法领域，都必须视为毫无灵性价值。

诸如圣痕、空中移物、身体延展升空等神秘现象，也许会娱乐、震惊或征服人们；却不能带来真正重要的灵性疗愈或提升。这些仅仅说明，一般和已知自然法则可被内在领域的未知法则取代。好奇者很可能关心这些事情，但最好将之视为不值一提而置于脑后。真正热爱真理者经过这些东西，却不与之纠缠。担当不起从真正目标分心或转移——与神合一并释放纯与爱光辉。

奇迹的表面异常不构成对已知自然法则的违犯，而只是被未知法则的取代。也不是对接替自然和超自然法则之更高级羯磨律的违犯。不过，在灵性大观中的叠置次序中，有一个超越并控制所有法则——包括超自然法则和羯磨法则——的重要因素。这个因素就是超越一切法则的神圣恩典。

神宽恕罪孽——在他不让任何人为罪过而永远受罚的意义上。他让救赎之门永恒地敞开。通过一遍遍真诚祈祷，就有可能从羯磨律的无情运作中退场。向神祈求宽恕，能唤起他不可思议的恩典，唯此才能给无情的羯磨决定律以新的方向。

唯一名副其实的奇迹，是懂限制并能控制全宇宙及其全部法则的神恩。它是存在于灵性大观之等级序列中的最后一个叠置因素。

神圣恩典不关心现象。而关心灵魂的解脱和灵性实现。这里产生一个有趣问题，“在操作内领域的隐法则之较狭隘意义上，神施展奇

迹吗？”回答，“神做一切，同时又一无所为。将一切完全留给存在于宇宙灵性景观中的自然和超自然力量。”

虽然神在小奇迹方面什么都不做，但出自于他的整个宇宙则是奇迹中的奇迹。越细想宇宙间的事物——哪怕最卑微之物——人心越觉神奇。囊括无数事物并给每个事物赋予永恒意义烙印的宇宙，是个毋庸置疑的奇迹，因为它容许千万个问题，却不给受限人类智力提供一个答案。所以，神在创造了无上的宇宙奇迹后，便无心在这个宇宙间再施展小奇迹，而是将之留给法则的统治。但这不适用于神人，他可能会在认为适当和必要时，在不予以特别重视的情况下，施无数的奇迹来接替宇宙的正常工作。

神做一切，在另一个意义上又无所作为。虽然神什么都不做，但那些怀着爱和臣服接近他者，却获取灵性领域中重要的一切，即使对此没有具体做什么。可把神比做檀香木；不断地向四方散发甜香，尽管只有那些不怕麻烦走近者，才从其迷人芳香中受益。却不能说檀香木对那些接近者做了什么特殊事情，因为其甜香一直不断地散发，并未特别指向任何人。可被每一个愿意走入其辐射范围者所利用。所以，檀香木在一个意义上给予；在另一个意义上不给。再举个例子：如果口渴的人走到河边饮水，在这个意义上河流把水给予口渴者；但河流既不特意邀请也不喂水给他们。

这些事例表明，神是怎样什么都做同时什么都不做。自然这也适用于所谓的奇迹，它们是大奇迹里的小事件。也可以把心称作宇宙的大奇迹，因为正是从心中，宇宙幻相才得以产生。心是一个母奇迹；其使命的完成却在于其自灭。不彻底消失，就未实现真正目的。常要毁掉临时泥塑模型，才能呈现意义长久的雕塑。木架子只是为日后被水泥板取代；只有小鸡破壳而出卵蛋才完成使命。同理，心模的产生只是为被打碎，以使真正和无限认识的展现成为可能。因此，作为母奇迹的心，仅仅为消失而产生。

心的消失意味着它停止作为心发挥作用。在正常作用中，心看、听、说；但它必须停止这个功能。不可像以前那样受印象的牵制去看、听、

说。成功地终止其印象作用时，它作为心便会消失，从而取得最后的奇迹。在起源、功能产品、及最后却非最不重要的消失上，心是一个奇迹。心的消失乃奇迹之巅峰。然而心却不能跳过自身。不能终止自身印象作用。只能翻个筋斗，给自己一种消灭假象，恰如蛇蝎常用装死做最后的逃命手段。

心的消灭不是通过自身的筋斗或体操，而是靠神圣恩典之行为。对于超越灵性全景中一切等级及其全部法则的神圣恩典，我们不能否认也无法解释。随着心的消灭，是一切大小奇迹的消灭。这是唯一名副其实和灵性上必要的奇迹。其他所有奇迹，无论在全景中级别多高，都好像转瞬即逝的浪头，在海面上起伏波动，却不能测量其无量深度。

心灭之奇迹带来一切多元形式的彻底消失。心大肆渲染并纠缠其中的多元分别，皆在幻相领域之内，或者说皆是心自造的客体。在客观想象世界领域存在着区别，例如在蛇、虎、人等等之间。但这些分别都是心想象出来的，因为心是这种想象的根源【译注：此句原文是 *But they are not in the mind, which is the origin of this imagination.* 结合上下文，文中的 *not* 应是 *all* 的拼写错误。故在翻译时做了更正】。一旦凭借神圣恩典行为，制造分别的心终结，一切分别尽皆消失。

## 灵魂之间的互动

关于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反弹对抗，科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哲学家、道德家、通灵家、神秘家、圣人智者，乃至张三李四王五，都有过大量论述。对这种超主体关系的意义，他们的评价明显不同，态度截然不同。但却没有谁对这种主体间的生活漠不关心。从永恒超越中的最初心血来潮，人类意识因为继承，就被局限在“我”与“你”对立之间活动；这种对照界定着人可坠落的深度，可上升的高度。

“你”是自我之内的另外某个自我。然而，对“你”的觉知，必定是对自我封闭的一种挑战。是对意识向内撤入主观空虚的有效制约。有很多驱策将灵魂有力地拉出，将之与其他灵魂连接起来，使它不可能采取不妥协的分别立场。

例如，嫉妒使人心对另外某个灵魂耿耿于怀。报复也会热烈地紧抱灵魂对象，防止陷入分别性的主体空虚。恐惧将心钉于恐惧对象的能力，更是不言而喻。五花八门的二元感受，将心掌控于灵魂之间的各种互动。不过，带有性色彩的关系，比其余的暴虐压制都更微妙。它穿透分别性灵魂的生命本身，像定时炸弹一般从内部爆炸。又总是突然掷向其他灵魂，给灵魂转化打上明显的失败烙印。

虽然性意识以外向的狂热紧抓对方，这却增强而非消除二元，灵魂继续受制于“其他”的符咒。不可战胜的他成为受性驱使的意识的常伴，被感受为“其他”。

在最深的满足中，带有性色彩的对立，把潜伏自身的、同等深的焦虑，突然提到表面。即便在最高雅专注的形式中，它也无法成功地消除二元。事实上，性意识也许是混乱精神中最难根除的分裂因素了，

尽管表面相反。在所有的精神层面，性意识制造性对立，及其捉迷藏、得与失、胜与败、爱与恨，受挫与满足等游戏。它至多也许会刺破灵魂的武断分别，却永远不能解放之。其分别性的罕见迅疾消失时刻，无不由更难对付的强化所伴随。

消除一切二元形式的，是无系缚的爱。无缚之爱不让你退入主观空虚，也不将你抛给“其他”去摆布。而是将你从所感受的“我”与“你”二元骚扰中解放出来。在制造并维系“我”与“你”多彩二元的精神分裂因素中，没有比性驱使更难对付的了。作为其产物的性对立，无助地陷于幻相游戏，不能相互分离，又不能真正结合。

灵魂之间的多彩相互作用，以及“我”与“你”的种种对立坚持不去，一直到灵魂凭靠某位觉悟者的恩典，被接引入毫无二元色彩的无系缚之爱。在这种解放实现之前，每一个灵魂都必须经受无数人生的“我”与“你”对峙。按照形势发展逻辑，每一个灵魂都受驱使积累两性体验，有时生为男身，有时生为女身。有时受缚于超主体对立的一端，有时受缚于另一端的灵魂，在精神之内上演它所面对的灵魂互动，直到确立于无分别和无系缚的爱。唯有这种爱能够明白，“我”和“你”皆是虚幻产物，产生于它自身，并消失于它自身——以获得对永恒实在的神圣实现。

## 二元对立的演算

灵性的展现是通过苦乐、成败、善恶等对立面进行的。它们虽然表面对立，却对生命的实现同等必要。事实上，从更广大的角度看，体验的两面相互补充而非对立。只是对无法超越它们的心，显得不可调和。它们好比圆周直径的两端。沿圆周上任意一点，必然会引向相反方向的点。从这个对置点，路线又回到起点。对立两面之间的运动，就像圆周上的运动一般，了无止境。

对立法则不意味着精确的数学对置。对立两面也不是每个细节上点点相反。

拿经历失败和死亡的最早飞行员为例。这种失败不能说是他们之前飞行成功的正相反，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飞行成功。那么它是什么的反面呢？这些最早的飞行员也许在略微不同类型的相似努力中经历过成功，其飞行失败（导致死亡）是该成功经历的性质上的对立。

成败两面相互需要。没有失败就不会有成功；没有成功也同样不会有失败。倘若一个人在某个事情上从未成功过，那么把这种努力或结果称作失败，则毫无意义。同理，只有这个人或其他人从前在同样领域失败过，成功才是成功。

人们通常用其他人在同一领域的成就，而非目标是否击中，来衡量、欣赏或抵制成功与失败。如果一个人常做某一件事，就不应将之当作成功，虽然在完成计划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成功。在每一个世俗领域，都有好、更好和最好，以及坏、更坏和最坏。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竞赛，以及一种超越这一切竞赛的感知。成功与失败即来自这种竞赛。

倘若独立于他人所感受二元强化，成功与失败便成为完全不同于一概所是的东西。其对立的严重性受到大量削弱，二者逐渐联合。例如，在珠穆朗玛峰第一个征服者之前的攀登失败者，就不会被看做失败，而是成功接近顶峰，除非成功不是指整个攀登过程，而仅仅是第一个征服者的最后一步。

我们的感知越不受遮挡，越少被二元感受毒害，那么存在于体验两极之间的对立或矛盾就越少。在终极的无遮感知中，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，因为没有什么可获得或失去。不过，在这种不败的自信永久确立之前，人难免陷入二元幻相或相对虚妄价值的牢笼。总是存在着向渐远目标的接近；可以根据个人观点，将这些接近称作部分失败或者部分成功。这也表明每一个成功是怎样暗含某种失败，每一个失败暗含某种成功的。在幻相世界，对立两面接踵摩肩。一个泰然承受成败者，则接近对二者的更真实欣赏；对一个超越两极或对立者，则不存在承受问题。

然而，在进化过程中，两个对立面都是不可避免的。进化幻相或虚幻进化，必须通过似乎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进行，比如苦乐、善恶、成败。在诸多对立两面中，特别需要提及与考虑的是男女对立。男人与女人形体被适当地描述为异性。合适形体的进化，物种的继续，以及形体生命溪流的前进，有赖于两性的对立和相互作用，尤其在生物进化的高级阶段。这也同样适用于心理和灵性进化，只要是依然耽搁在幻相领域。两性的对立，以及克服或调和这种对立的交替努力，无可否认是灵感、升华和懊恼的一个源泉；在精神层面影响着两性的相互作用，直到被充分而适当地抵制或认识。

性对立的一个特征是，在相互制衡的同时，二者又比其它众多对立更有力牢固地相互束缚。一个意识到自己是男性者，同时还意识到女人是女性；所感受的二元张力对他是一种持续负担，这又常常被他无形中传递给某位异性。对一个特别意识到自己是女性者，同样如此。两性对立制造并维持一种互传的沉重幻相。若被二者分担，该幻相则会按几何比例继续增长，而不会丝毫削弱。另一方面，虚幻和对立性



二元的卸掉，也是一种自行传达的认识。从而爱逐渐地从性别意识色彩中解放，认识从一个最暴虐的二元形式的强迫中升华。

倘若一个体验是另一个体验的完全对立，二者便相互平衡。但通常完全对立对这种平衡并不必要。假设 B 在每个细节上都是 A 的直接反面。这里 B 能够平衡 A。不过，如果类似 A 的某物平衡 B，或者类似 B 的某物平衡 A，或者类似 A 的某物平衡类似 B 的某物及反之亦然，同样能够完成生命目的的向前展现。

对立一面邀请并吸引其补充反面的复杂方式，可用另一个例子说明。假设有个人发现自己被迫杀人，如战争中经常发生的情况。这里其破坏性的倾向，未经其最内在生命的允许，而被强化与释放。有一天这个人内心会反抗此类行动，并试图压抑其破坏性的杀人倾向。但是，破坏性的倾向不会那么容易阻止，因为通过重复实践已经太巩固。因此这种倾向反弹到其自身，致使他自杀。他把这个反面，也就是被杀，招致给自身。这一部分归因于他想逃避必须违愿杀人的命运；一部分归因于他想为自己曾经违心杀人赎罪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他无助地陷入一个破坏性倾向的动力，要求他表现出来，不管对象是别人还是自己。二元法则的作用超出了有限的智力。

上述事例还澄清了另一点。倘若一个行动未得到一个人最内在生命的全心全意支持，它则很快招致其相反面。但如果一个行动得到最内在生命的全心全意支持，它就能够避开偏移，前提是它不带有给最内在生命造成不和谐音符的东西。超越在片面对立之间交替的途径是，驾驭自己的生活，使之成为最内在生命的真正与完全表现。

尽管如此，在一个人所积累的全部自我与独一神圣大我达到完全和谐之前，二元对立法则就不可避免地来帮他的忙，不管他想不想要。假设一个人出于自以为的仁慈杀动物，也就是说旨在解除其痛苦。他的最内在生命不赞同这种表面慈悲行为，因为他自己生病时是不会期待这种慈悲的。对杀害生病动物所涉及的残酷的承认，足以让他在将来某生成为牛羊或动物界的牧者。类似情况是为多下蛋让鸡整夜不睡，无视其中的残忍。在植物界，一个人可能无意或有意造成大量毁灭，

将来也要担任园艺家或园丁的角色。一个人也许有意或无意给任何生物造成的危害，必须弥补。必须在某个来生抚育或保护那些灵魂（以另外形体），或作为家庭的仁慈家长，或作为英明的国君。

二元对立法则不是通过算术或机械演算而运作，而是通过羯磨调整的要求，以及每一个形体生命的充分自由展现之无上需要。在愉快与不愉快对立两面之间的交替，是一种拉锯游戏，必须持续到获得一种动态平衡，它超越了对立两面，且是无染永恒的无碍表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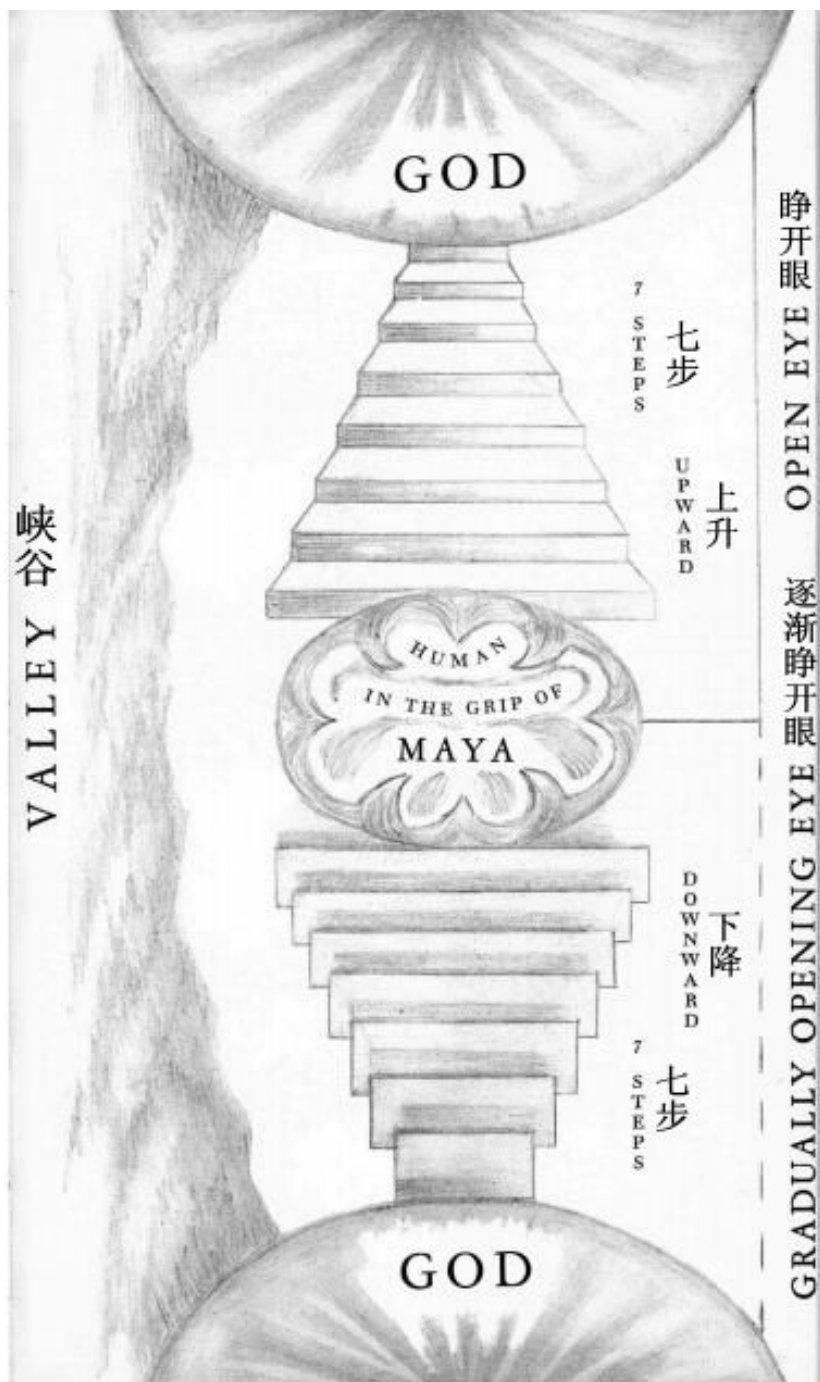
## 从永恒到永恒

可把独一神圣实在比作无边海洋。地球上最大的海洋都有边有岸，因而有限。神圣生活海洋却无边无岸。在地球海洋与神圣生活海洋之间，还有一个重要区别。地球海洋有表有底。神圣生活海洋却无表无底。尽管如此，若抛开地球海洋的三维局限，海洋比喻却是认识神的最贴切概念。

神圣生活之无边海洋存在于永恒。它无始无终；也不夹在过去或未来的永续影子之间。然而，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圣游戏，却在其存在之内造成一个宇宙或超在幻相。该幻相没有任何实质，乃至在神的不分不染实在里，毫无存在理由或立足之地。它被容忍而存在；也以同样方式产生；最终在人完全觉醒之后，像一场噩梦般消失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永恒通过进化形体的暂时显现等级而达到自身。原因是无限无意识试图了解无边神性的无限意识。无限无意识首先以七个步骤降入妄想之掌控。对于无意识本身，不可能有知识或者幻相。因此它不得不通过极缓慢的阶段来发展意识。这种意识发展开始于最初级形体所特有的最少意识程度。好比深眠者也许逐步地醒来，被显现的无意识也以七个重要步骤达到整全意识（见图）。

但在人类形体中达到全意识，刚好是获得对无边神性的充分知识的反面。经由七个步骤的下降（由意识之眼的逐渐睁开所构成）意味着落入幻相深渊最底端。在七大步的末尾，进化只是成功地将意识打入无穷妄想之牢笼。人处于虚幻存在深渊的最底层；在这个阴影深渊生死轮回几百万次，却找不到出路，逃脱所陷入的分别愚昧。经过亿



万年的徒劳碰撞之后，他在虚幻价值的自欺迷宫里，开始摸索寻找。

人在二元存在荒原的漫长寄居，是一个错上加错的故事，不断加强无知对意识的掌控。摩耶幻境诱使他陷入魔掌，轻易成为牺牲品。迷失于狂热的妄想梦境，回家之归途遥遥无期。不过，意外的好运，即神的恩典，也许会让他撞上一个脱离迷津的出口，瞥见无限实在的微光。

但就是在这个当口，他却经不住诱惑，妄称拥有真理，欺世盗名。这种企图注定会流产。他只会成为自命不凡的冒牌货。侵袭真正圣人的领地，欺骗所遇见的所有人。实际上他纯粹是在愚弄自己，进一步陷入虚妄之魔掌。唯有某位慈悲大师的介入，才能将他引入真正而艰难的道路。该道路也由七个站台或层面构成。（见图表——完全睁开意识之眼要攀登的七个上升步骤或层面。）

世界的流溢仿佛是从人的肚脐沿一条腿下降；灵魂在人体中的轮回转世，相当于在人两腿之间的摩耶（幻相）荒原中流浪；意识通过诸层面向证悟原始超越状态上升，好比蚂蚁沿另一条腿缓慢往上爬，回到肚脐。肚脐代表创世噢姆点。过了此点之后，造物者和造物界之二元消灭。肚脐上面的部位好比超越状态，这里是对无边神性海洋的有意识享受。

在浊世界以及内层面，地方、状态和体验相互连接，但又应被视作相互分别。这尤其适合于低级层面。在高级层面，地方、状态和体验趋于相互熔合；三个方面皆消失于第七层面的一体证悟。

让我们看一看，地方、状态和体验是怎样在浊界和内层面相互联系的。假设你到普拉塔加尔一段时间。这种地点变化给你带来状态的改变。你的总体心态不同了。你在普拉塔加尔，还获得在别处得不到的体验。地点的变化带来心理状态的变化，这两者又造成在新地方所感受体验的性质上的变化。

正如在物体世界，地点的改变关系到心理状态和体验的改变，同理，向层面上升也带来阶段和体验的改变。每向一个层面上升，就意味着一种意识立场的改变。这是一种地点的改变；因此带来状态和体

验的改变。不过，层面改变所造成的变化状态和体验，完全不同于在浊界漫游所带来的变化状态和体验；性质上有着巨大差异。尽管如此，在层面上也有地点、状态和体验的互联，它们之间的分别仅仅保持到某一点。

可举例说明地点、状态和体验怎样趋于相互融合，最初分别怎样逐渐消除。这不涉及层面的改变，仅仅是浊意识灵魂正常范围内的状态改变。一个有浊意识的人做梦时，也像在醒状态那样，有对某个地方以及对某种心理状态和相关体验的体验。但人在梦中所面对的地点、心理状态和体验，却没有在醒状态特有的那种外在性和分别性。企图将梦中地点与相关状态和体验分开，将是人为甚至是误导性的；尽管我们在浊意识醒状态对待地点、状态和体验时，这种分别性毫不困难地呈现出来。

做梦例子仅仅表示，地点未必总在状态及体验之外。不过，向另一个意识层面过渡时发生的情况，相当不同于梦中发生的情况。在精层面的神圣催眠及在心层面的灵性噩梦中，在浊意识醒状态通常相互分别的体验，越来越趋于融合。

事实上，在第七层面的整合溶化极其彻底，以至不可能有任何地点，状态或体验。那里的生活完全不可分割。使变化地点、状态和体验成为可能的幻相本身，在第七证悟层面消失。

但是，只要心存在，幻相也存在，甚至在第六层面——虽然存在于每一个层面的幻相类型可能不同。心受制于想象。并通过想象所创造的地点和状态，进行想象和体验想象。只要心存在，想象也坚持；幻想地点、层面、状态和体验也继续占领心。正如在浊界有地点、状态和体验，在精和心层面也有幻想地点、状态和体验。两种情况都属于想象所创造的幻相。

尽管如此，在幻相存在时，其中有六个成分，也就是时间、空间、法则、自然、原因和结果。六个因素中，法则和自然最为重要。进化依赖于这六个因素，并顺时针运作，因这六个因素的不停相互作用而毫无偏差。虽然幻相是想象的产物，但在该幻相内的进化工作却完全

---

按照应该的那样进行着。决定论是完全彻底的。

在第七个层面，心不存在。因而在上帝证悟中没有地点、状态或体验，正如在无限无意识中这些地点、状态和体验也不在。在第七层面成道中，只有不间断和不可分的意识，没有任何形式的负担或局限。

若有智慧大师的帮助，背离虚妄无常、目光紧盯无边神性目标的求道者，安全地经由灵性层面行道。当他彻底甩掉幻相时，就会发现其神秘旅居一直是从永恒到永恒，从神到神本身。但这不是到达同一点。在永恒实在之无边神性中，没有分界点或分界线。所以不能称之为“回归”。只是在他证悟其原始无限性之意义上的回归，而非向某个假想点或终点的回归。

这一直是从永恒到永恒、从无边神性到无边神性、从无尽到无尽的飞行。是一种永不腐朽的实现。没人可给这个无敌永恒故事盖棺定论，但每人都可消失其中，分享其无尽无穷不可言喻的光荣。神通过幻想造物界之事件，超过了自身，仅仅为了发现他在一切方面的无限。

## 灵性肆虐

在所有的生活领域，虚伪现象最猖獗的，莫过于灵性领域。如同商品市场，灵性领域也存在着无情的供求律。全世界的人都在渴望光明自由。要满足这一周期性的和深切的需求，总会出现大量的供应——那些自称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者。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骗子。真正能够满足需求者极为罕见。

而能够认出且受益于真正大师的人，也同样罕见。求道者有两类：（1）破釜沉舟的真诚努力者和（2）假装寻求真理者。在灵性肆虐的迷宫里，假求道者和假授道者实属近亲。

当然，假装的求道者和自命不凡的圣人，出于自私的动机，可能在生活的舞台上闭关自守，在茫茫的世上玩着自己的游戏。结果如卡比尔所言，双方都像石造的船一样沉陷于水底。他们因自私的目的而一起自掘了水中墓地。

在这个充满弱点的世界里，最大且最常见的弱点是不能够面对、接受与承认自己的弱点。此乃一切弱点之最。它导致了虚伪。虚伪据说是恶对善的赞美。与事实的世界相比，人还从其灵感的激发中，想象创造出另一个理想世界。有时他想象着自己到了那个理想世界；有时他又回到事实的现实世界；偶尔，他一步一个血印地、缓慢吃力地行道，试图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。想象地获得并佯装证得那个理想，这个诱惑是如此难以抵拒，以至于极少人经得住这个考验。这就是骗子圣人或灵性伪师的根源，他趾高气扬，自以为是。

在自封的灵性大师中，只有很少的人真诚地相信并立场鲜明地坚持自己的宣称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自欺欺人。这些人先自欺，后欺人。



但即使他们是彻底的自我欺骗，一旦发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灵性成就，他们也能够设法从其灵性虚伪的束缚中脱身。这些人尚有得到真理的一线希望，因为他们不是有意地欺骗。另一方面，灵性领域里故意冒充圣人的骗子，不仅是最不可救药的罪犯，而且是最可怜的受害者。他们在自造的泥潭里越陷越深，直到每一个相关者，包括他们自己，都全然不可救药。

对有意的骗子或假冒的灵性大师，要试图挖掘其动机是徒劳无益的。内在的灵性道路狭窄而艰难。即使真诚的行道者也有可能被灵性虚伪所诱惑，甚至在堕落之后，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堕落。但是，他们可能有幸得到某个至师的及时引领。在通往真理的险峻道路上，真与假之间的界线极为窄小，几乎难以分辨。

让我们以最大的善意来看待灵性肆虐。它能够诱惑甚至最真诚的灵魂，如果他在道路上不能保持警惕的话。成道的过程似乎是一个成为自己表面上所不是的过程。它似乎是一个运动——从你所在的地方到你不在的地方。为了使这个过程有个自觉的方向，不仅有必要清晰地认识目标，而且还有必要在想象中上演行道的过程。例如，一个想去伦敦的人，首先会想象旅途的困难和复杂，然后才为旅行作准备。对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，我们必须加上这样的考虑：他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实际位置本身也是他的想象产物。一个人很自然地把想象当作现实，并且认为自己在求索中实现了他所想象的目的。

伴随着神圣的思辨，必然会有一些想当然和推测，每一个求道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它们所吸引。一切的寻求都是超越假以达到真的斗争。除非求道者对正确与错误、真与假有个初步的概念，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努力。再者，假的不可能永远站在假的立场上，有效而任意地永远坚持自身。因此才出现想象真理的迫切需要，以便坚守这个被想象或认识到的真理，行动时就像已经实现这个被追求的珍贵目标那样。这还意味着一个人自以为已经成道，虽然他从自我陶醉中被一次次无情地抛出，不得不面对在他的想象竞赛中远远超过他的无法挑战的事实。

一个真诚的信仰，无论怎样错误，都不会永远地束缚着求道者，因为他是敞开的，有可能改正，而不是不可救药。然而，一个故意地扮演伪角色的人，却虚伪地把不属于自己的权威据为己有。他非法地行使权威，从而给自身带来灵性毁灭。他虚伪地自吹自擂，以便利用他人的简单轻信。前者真诚地（虽然错误地）相信自己的灵性资格。另一个却有意地假装自己所不是的——与真相大相径庭。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。前者在认识到的真理中肯定其存在，而后者则在认识到的谬误中肯定其存在。

因此，在灵性肆虐中明知故犯的骗子，给自己宣告了自造的、充满累累罪孽的可疑命运，此外，他还把那些轻信者拽进他自己挖掘的泥潭。他在灵性上埋葬着自己，同时还埋葬着那些怀着孩子般的天真去爱他与信他的每一个人。伪师给自身和那些爱他的人带来毁灭；他是不可能逃脱这种毁灭的，除非某个至师给予他特殊的恩典。在这种情况下的最大不幸是：对于这种唯一能够拯救他的恩典，伪师并不配得。

## 恶乃善之遗物

善与恶皆是进化动力的印象产物。二者之间产生冲突，因而被视作两股分离的势力。撒旦、路西法、别西卜，都以各自的方式象征著恶势力。但认为恶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作用力，则是不对的。善与恶都是抽象观念，必须以正确的观点对待，把二者看作亚人类和人类进化的必经阶段。恶是之前的善所留下的遗物。在某个阶段必要和必然的印象倾向，延续到更高的进化阶段，由于惯性而坚持存在，阻碍新形势下的和谐运作，似乎是恶。

善与恶都同环境有着不可否认的关系。不考虑具体的背景，就不能对任何的行为进行善恶判断。正常情况下无疑是恶的行为，也许在特殊情况下，不仅正当合理，而且值得称赞。比如下面的例外情况。假设一位刚生下孩子的产妇，没有母乳喂养婴儿，只好用难得的牛乳代替。邻居也许有，但产妇知道，他就是自己不需要牛奶，也不会出售或施舍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倘若有人偷来牛奶养活新生儿。这种偷窃不仅有情可原，实乃善行。

当然，这样一个例外不能让所有的行窃都成善行。一般情况下，偷依然是恶；只是在上述事例中成为善。这说明对待善恶要具体情况具体考量。善乃是相对于具体情况而言，恶也同样。但是为了种种实用目的，不得不把某些行为倾向划为善，把其余的划为恶。

一切事情皆按神意发生，不要误以为神有个对手——恶。增强善的力量，对充分释放神圣生活是必要的。但是，恶本身也对增强善势力发挥重要作用；不可避免地成为善的影子或对应。如同其他对立体验，善与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立面；必须予以抵制和超越。人必须

超脱善恶二元，接受生活的全部——包括呈现为抽象概念的善恶。要把生活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。

不过，在善恶对立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。从外表上，恶完全是善的反面；但同时它又能被转化为善。总的来讲，行道乃是从恶到善，再从善到神——超越善恶之神。

如若至师或阿瓦塔遭受任何的苦难，都不应被解释为恶的暂时胜利。此乃天意安排，是神圣慈悲的一种形式。他乃是志愿地承受他人的痛苦——为了拯救那些陷入欲望、仇恨和嫉妒折磨而无法自拔的人。





